梨花风起正清明

□程杨松

距壬寅清明小假尚有半个月，我便在“铁路12306”抢下返乡的高铁票。人至惶然中年，独身自南方饶城来京谋业数载，山迢水阔天遥地远，又遇疫情不时袭扰，平素归程寥寥，总是嘈杂过后，坐地无声起相思——思念咿呀学语的小女，思念专心功读的大儿，思念含辛茹苦的妻子，思念聚少离多的姐弟，更思念日见衰朽的老父，和离世经年的亡母……也思念故园院落里清明前后恣肆绽放的那株老梨树：开得那么莹白，那么纷繁，清风起时摇曳飘坠如飞雪，多像儿时单纯又富有的美好时光？

离乡的岁月里，除了春节，最让我决绝归去的时令自是清明，尤其母亲逝后。坐8小时的高铁自京辗转返饶，举家四口驱车返回德兴乡下老家，再约上远嫁浙江定居的阿姐和近在婺源谋生的小弟两家，会同老父和几个叔舅一道，于清明沿一条熟悉又日益扩大的路径，分别去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等先人墓前祭扫、修葺、悼念，也相互拢聚问候闲叙，复习曾经生活过的现场，巩固彼此间别后的亲情，谋划一家子未来的走势，已成为我刻骨铭心的情感惯性和风雨无阻的身心旅程。

接下来，我提前筹划着休假事宜，不断丰富着归乡行囊，更时刻关注着京饶两地的疫情演变和往返政策，始终揪紧一颗悬空的心，生怕情势突变返乡遭阻。果然，往往心有所愿则事与愿违，疫情不平之下是“疫”路不通：先是上饶经开区出现了确诊病例，再是弋阳县核实出阳性患者，然后是婺源出现若干病例并封城管控……北京寄居的社区开始发布通知，要求上饶婺源人员限制进京、其他人员进京社区报备+核酸检测+7天居家观察监测+返岗核酸复检；江西也将北京寄居的街道列为管控地区，要求返乡提前两天社区报备并携带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赣后第一时间、地点“落地检”和“三天两检”，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居家健康检测，不得参加聚集性活动；信州区和德兴市等地更是印发了清明不回乡《告知书》，录制了《你莫回》宣传短视频……不仅是我，弟弟一家在婺源隔离不能归返，姐姐和妻子因孩子就读的学校规定不能离县——这个清明的故园旧里，依旧丝雨纷纷、如泣如诉，只是曾经的那些断魂人未行至路上，而是各自远在天涯！

注定是回不去了！我按捺下身心里葳蕤疯长的思情与归意，线上办理退票，撕碎休假申请单，将沉甸甸的行李原样放回，电话里向老父空洞表达清明不归的憾意和祭扫缺席的歉意，托请比邻而居的叔舅陪老父上山祭扫，更随时关切着婺源疫情下小弟一家的生活状况。听小弟说，时值油菜花期，婺源游人如织、宾至如潮，具有很大的流动面和传播风险，且因名声在外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虽然这轮确诊病例不多，县委县政府仍予以了最高等级的重视和应对举措，不仅启动了全域封城政策并实施相应封闭管控和大面积居家观察、全员多轮免费核酸检测，而且很多宾馆和酒店都暂时停业了。一向颇为懒散的小弟，也报名当了社区的志愿者，每天穿着防护服、戴着红袖章，起先是帮助租居的社区对进出人员逐一登记并检查行程健康码、提醒戴口罩，后来是帮助社区宣传组织开展免费核酸检测，最近是经过简单培训后被安排给封控小区居民派送蔬菜食品。

我问他累不？他说他和一工友负责城西南工业园区1个封控小区500多户的菜品配送，车子将菜品送至小区门口，再用一辆三轮车拉至每栋楼前，没有电梯，一个单元12户，一趟12份约摸百余斤，自下而上放屋口并敲门告之，500多户全部跑完一趟也得老半天，加上防护服勒闷得紧，总是累得腰腿酸软、浑身臭汗，一点也不比过去上山打柴轻松。回去还得小心换服、仔细消毒才敢进屋。“县城全境的住户每三天就送一轮，分组负责相应片区，封控的居民有别的需要和诉求也帮着代购代办。其间有指派的其他活儿也得接。大家都很配合、很给力，都希望这轮疫情能早点扛过去，也对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充满信心。”

我问他怎么不顾辛劳和风险想起去当志愿者？他想了想，略带腼腆地说，其实婺源的旅游经济主要靠油菜花期和晒秋期，和其他业主一样，在这旺季营业每歇一天，损失就大几分，带着这种郁闷和无奈，大家伙儿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争取尽早让社会面清零，让封控的婺源重新流动，让停摆的生活重新复苏，这既是县里的大考量，也是各自的小确幸！“这个清明缺席了回乡祭扫，但未缺席县里的抗疫大局，也不辜负壬寅年的春天来过这一回。只要能尽快赶走疫情、恢复营生，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也就值得了！”——他关切着婺源能尽快恢复如常，而我，却由衷关切着疫情下的他们一家能始终平安如常！

清明午后，我斜倚京城斗室南窗下望天眺云、神游身外，一串手机铃声将我猝然惊回——原来，扫墓归返的表弟将一段剪辑过的视频发在家人群。视频里，两位舅舅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慢慢走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坟墓，然后献花、祭拜、拾扫，脸容愈显老迈苍桑；七八岁的侄儿雀跃其后，活力跳脱，似乎昭示着岁月更迭、时令轮回，死去的兀自死去，新生的兀自新生，惟有春野不枯、青山不老、绿水不腐，在永恒的流转中对抗着时间的隐喻、诠释着生命的意义……视频结尾赫然是故园的那株老梨树，此时迎风盛放，翩跹的莹白花瓣又随清风扶摇飘曳、飞舞成雪，仿佛暗告我故乡春光如昨、美好如昔！

是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会到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回想当年捡红薯

□开化县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 徐曙光

我家地处浙西山区，地形以山区丘陵地带为主，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多地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一家全靠父亲每月60多元工资过日子，生活艰苦。那时候，粮食都是按照人数凭票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我和父亲就利用休息天到家附近的山坡地角垦荒种起菜来，这样一来，一年四季的蔬菜便基本不用购买了。

另外，地处山区丘陵地带的家乡，也很适合红薯的生长，每年秋冬之季，也正是红薯采收的黄金季节，农民兄弟挖完红薯后，红薯地里就会遗漏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没有完全挖干净的红薯。于是，每到学校放学之后或者星期天，我就会约上几个小伙伴，背上背篓，肩扛锄头，去到红薯地里“捡漏”。

捡红薯这事看似简单，实则也有不少窍门。比如，一定要选择农民刚收割完红薯的地里去捡，而不是在别人已经捡了好几遍的地里继续找；下锄的时候要多用力，使劲往深的地方挖，也可以多到红薯地的边边角落里去找，这样才会有收获。

那年头，农民除了种水稻，红薯也是经常食用的主要杂粮。小镇周边方圆几公里的山山坞坞里到处是红薯地，农民种着不少红薯，只要多走点路，就能找到不少捡红薯的地方，当然，如果农民挖得太干净，有时候跑了半天也捡不到几块红薯。而有时候运气好，一天能够捡到好几十斤红薯呢。红薯捡回来之后，留足补充口粮的部分，母亲会把剩下来的红薯一块一块洗干净，然后加工成番薯干或者红薯粉。红薯粉、番薯干加工好之后，一部分拿来送给亲戚朋友，一部分放在家中慢慢吃。记得有几年，家里每年都会养一头年猪，多余的红薯就拿来喂猪，这样一来我们全家人过年时就能够吃上鲜美的土猪肉了。

如今，商品丰富，物资充裕，当年靠捡红薯贴补家中口粮的日子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吃腻了的红薯，如今还成了餐桌上的抢手货。可每次只要在餐桌上吃到红薯，我就会立刻想到当年在乡下和小伙伴们跑田头地角、跑山坞旮旯见到处捡红薯的情景，以及那一幕幕美好的童年时光。

■诗艺

诗三首

□赖子

摄·梅

摄影朋友说：
拍梅最好雨雪天
最好是三两枝
他出示作品，果然
雨中的梅花
有他喜欢女人的美感
羞涩、坚贞
有不错的家境，一副
中道败落的模样

他还说
忌拍全景，忌亮光
似乎只有局部的透亮
才显示梅花真实的表情
才让一朵梅花
独立于一树

似乎真爱一个人
只能爱她一半，或更少一点

花盆

起初，它空着
只为设想而存在
周身的图案以及形状
值得怀疑，为什么它是完整的
又是残缺的

盆栽，是为它的空而来
带着花冠，与黑泥
花枝突出，容易
忽视盆原来的高度
花与盆，得与失
紧紧相拥，似乎是一体
又像是抗拒，花要回到庭院
而盆最后都要碎

它不堪负重，那么多目光
压向它，略过它

从空到碎裂
盛装一朵花一生的荣耀

雪夜访友

你到坡顶，迷了方向
没有一朵雪花告诉你

雪也不知道
哪儿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山顶高，叶片薄
屋瓦贫瘠，而新人总不念旧事

你是旧友，就像去年的雪花
把泪留在窗台……

半辈子，异地的戏剧人生
归来时，雪落在发上
雪更晶莹，却让头发粘上岁月的寒意

所幸的是，
你把雪花带进家

天再黑，雪花总是会落的
在灯下，万物各得其所，
就此，可喝下半壶暖酒

（赖子，本名赖飞明，浙江省作协会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